

北仑作家文丛·第二辑



从近海
到远洋

金锡逊 著

宁波出版社

北仑作家文丛·第二辑

从近海到远洋

金锡逊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近海到远洋 / 金锡逊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3.12
(北仑作家文丛. 第2辑)
ISBN 978-7-5526-1436-7

I. ①从… II. ①金…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5058 号

从近海到远洋

著 者 金锡逊
封面剪纸 张其培
责任编辑 张 迪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邮编: 315040

网址: <http://www.nbcbs.com>

联系电话: 0574-87259609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65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1436-7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若有倒装缺页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序

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

袁 侠

双木为林。反之不然，林子里不会只有两棵树。

经过多方努力，《北仑作家文丛·第二辑》一套十五本顺利出版了。依年龄大小，依次是——徐宏炳，金锡逊，屠明华，胡嘉成，张仿治，朱建华，戴忠平，石志藏，郑孟杰，凌晓军，傅三峰，韩光智，胡虹，彭素虹，黄海。

还是以树为喻吧，十五个作家，生活、工作在“海濡之地”的北仑，就像大地上抱团成林的树木一样，迎风感受四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向下扎根，说的是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着北仑，吸收着时代和北仑这个地域所给予的营养；向上生长，说的是，他们在北仑这块大地上的昂扬姿态，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在文字上的耕耘和收获，以及北仑由此呈现的一片勃勃生机。

2009年，《北仑作家文丛·第一辑》出版，时隔四年之后，第二辑以更大规模面世。如此助推，我们主要考虑的，不仅是北仑作家整体水平能

趁势再上一个台阶,更是,借此机会努力创造条件扩大林子的规模。林子大了,生态系统自然更加完善,作家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就更加来劲,树木成材的条件就更加完备。事实上也是,文丛第一辑出版后,对浓厚北仑文学氛围,培养文学人才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这次,第二辑文丛,我们的力度更大,再加上原有的基础,我们相信,北仑作家在宁波文坛乃至浙江文坛、全国文坛将有更加磅礴的气势和更加响亮的声誉。

树多成林,林中有材。十五本书,在内容上各有特色,其中散文是大宗。徐宏炳的《暮霞走笔》,金锡逊的《从近海到远洋》,胡嘉成的《古镇风物》,张仿治的《米饭为什么这样香》,朱建华的《故居》,石志藏的《东篱采菊》,郑孟杰的《忽如远行客》,凌晓军的《茴香》,傅三峰的《听取蛙声一片》,胡虹的《虹色映江南》,彭素虹的《往前赶路》,黄海的《一个人的山水》。散文是“绝大多数”,说明散文这一文体是最自由畅快的文体,也说明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主流之一在当代也有相应的地位和影响。此外,诗歌集有戴忠平的《赤潮》,曲艺作品有屠明华的《小戏小品小乐胃》,书话集有韩光智的《闲读诗书慢著文》。从年龄上讲,有古稀之年的文坛新手——提起笔来抒写大半生的人生感悟,老树生新枝,这是一个趋势,也契合了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重精神生活质量的走向;有正当青壮年的文坛老将——写作早已成为他们生命的有机组织部分。从成果上看,他们在文坛上的坚守和热爱,不但提升着写作作为一个专业的品质,也提升了北仑全力跻身全国发达县(市)区“第一方阵”的内在气质。整体检阅,这是一支由十五个彰显生命力的作家组成的一定程度能反映时代精神风貌和港城北仑特质的文学团队。

毋庸讳言,树有高低,人生“年轮”和文学“年轮”也各异,但是,正因高低,正因相异,北仑这块文学之林才显得别具生命的潜能和活力。十五个作家组成的北仑作家文丛第二辑,是北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潮流中一朵亮晶晶的浪花。

树多成林,林中的空气自然清新。由此,我们希望热爱北仑或者喜

爱文学和有志于文学的朋友,不妨到这片林子里来,哪怕是仅仅呼吸一下这里的空气也好!

文学和生活相关相应,向下扎根,文学之树承接地气;向上生长,生活之树四季常青。

(本文作者为北仑区政协副主席、区委统战部部长、区文联主席)

自序

金锡逊

宁波港的波涛,后浪叠前浪,遥接千载。透过历史云烟远望,公元前10世纪周成王时,宁波就在造船和海运方面忙忙碌碌。到了晋代,陆云的《陆士龙集》提到秦始皇南巡到过鄞县,道光时期的《宁波府志》转引古书,提到了徐福东渡之事,雄视天下的秦始皇,视野终于越过内陆沃野、八百里秦川,远眺茫茫大海。从宁波出发的大规模航海,则最早见于史记《东越列传》,时人借风使舵竟一直能航行到今天的日本西南部岛屿以及我国台湾岛。汉代舟师(海军)的行动多自宁波启碇,帆樯履怒涛,剑戟指大洋,可见宁波早就是我国最早的军港之一。唐代的外贸很发达,政府在明州专门设立了管理外贸的机构——市舶司,橹声欸乃,语音杂异,与日本、高丽、南洋各国来往。宋代商业发达,《宋史·神宗记》等史籍记载,那时宁波已经是我国重要的船舶建造基地,大海船称万斛船,吨位很大,造船数以百千计。元代,宁波仍然是重要的商港和军港。明代,因为防倭乱,实行海禁,暂嫌冷清。清代又成为重要港口。

鸦片战争的烽火暂歇,1842年的《南京条约》就把宁波列入“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帝国主义攫取了海关大权,把经济吸血管深深地插入了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古老帝国之肌体。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期望能在浙江的澉浦岬与乍浦之间建立东方大港,这个设想在旧社会终未能实现,令多少志士仁人喟然长叹!直至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东方大港才真的在宁波北仑兀立于海滨,阵阵巨轮的汽笛声里我们能听到中国人的自豪欢呼。

岁月的海云深处,我们能看到今日港城沿海的前人们,正弯腰在泥涂上拾一些泥螺、小蟹、跳鱼、蛤蜊。家境许可的人家,还用木头做一只泥鳗,约莫1米长短,细长如小船,两杆小小的“桅杆”在“船”的中部并列竖起,上托一根短短的横木,一位少年双手握住横木,左脚踩在“船舱”里,右脚用力向后蹬着,这泥鳗就像滑板一样飞速滑向远方。海潮吻着大陆伸出的舌尖,少年在花边一样的水陆线上拾取鱼贝。渔家老小或在泥涂上打固定的木桩、竹桩,系上一些网眼或疏或密、捕鱼有大有小的围网在搞“张网”作业,或设一些桩头移动的“串网”打“游击战”,潮水退去,鱼虾落入网袋无处逃遁。在潮涨潮落之际,就这样接纳龙王爷赠送的海产。或在齐腰深的海水中腰系小竹箩,用双手持竹竿张着“推缦网”迎浪兜鱼,纲举目张,兜鱼入网。在夏汛、秋汛时,在初一、十五大潮水时,常能捞一些鱼虾蟹贝,还能捕到黄鱼、鳎鱼、鲳鱼、海鳗、梅子、鲈鱼、虾潺、黄鲚、青蟹、白蟹这些今日看来珍贵的海产。早晨,街边村前,有人高声招呼:“早潮货好买了!”傍晚的时候,屋弄篱边响起叫卖声:“晏(土音读‘案’)潮货到啰!快来买晏潮货呵!”大碇、霞浦至柴桥的平原上,离海稍远,则多是种水稻的农民,面向水田背朝天。天台山余脉那山区的人们,以种植茶叶、油茶、番薯等山地作物和卖柴、卖毛竹为生;小小半岛,浅浅山区,也有“山里人”,再怎么打扮,哪怕不穿土布,换上整整齐齐的阴丹士林蓝布衫,或毛蓝布对襟布衫,一到集市之日,还是会被街上的乡亲认出来:“忞里人”。半岛地狭人多,不少人只好出外到上海、香港甚至新加坡谋生。有的将上海货转卖到乡下来赚钱,赚个差价,乘着轮船来去,被人叫作“单帮”。有的留在上海店铺当学徒,称为

“半壮”，好比新中国成立后“公社化”时期的“半劳力”，除了招待顾客做生意，还要帮老板烧水、煮饭、抱小孩，习惯称为“学生意”，编成一句口诀很好记：“烧水煮饭抱小孩，生意拨侬学学惯。”有的人留在彼处，经过勤劳拼搏，商海淘洗，财富积累，终于安定下来，成为城市居民，甚至实业家，宁波帮在外地的一方人物，近的是上海市民，远的甚至成为新加坡国民了。港城的老一辈人，把新加坡发音读作“辛格簸”，无端地令人想起艰辛的万里颠簸。真是汗水加上泪水，幸福含着辛酸。

我以前从镇海到宁波去乘过小轮船，舟山、清水浦、梅墟，沿江行驶停靠如公交车。小时候，老人们老是叫我猜谜语：“‘𧄸米煮饭’，是什么地方啊？”老半天想不出，原来却是“清水浦”！老一辈人都把饭熟水汽蒸腾叫作“浦了，浦了”！小轮船停靠清水浦时，船上伸出跳板搁到岸上，旅人踏着上岸，江低岸高，看不清岸上风景。以后从未有机会到那儿去，到今天想起来那地方还十分神秘。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上海去还乘过大轮船。现在公路、铁路发达，朝发午至，轮船只行驶在记忆里了。近海不再乘船，代之以跨海长桥。于是对着滚滚车轮反倒想起海上碧波来，如惦念亲眷。现在新老北仑人多在做工经商，剩下的一点农业劳动，或者花卉生意，也基本上是种田大户承包了。于是，近三十年来的变化在心中涌动，时时难以忘怀，就以《从近海到远洋》为总题，将那些杂乱的文字集在一起，挟着乡思，以一个港城居民的视角，凭自己苍白的的生活，愚钝的感受，企望反映一点时代的进步和变化的信息。中国海岸线 18000 多公里，港城北仑处于我国大陆海岸线中段，南来北往，东渡太平洋，西去欧洲中东，真的走向远洋了。又有好消息传来，2013 年 1 月 17 日，国务院批复《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这将进一步促进江海联运，这是中国扩大开放、通联世界的战略举措。这个新区比有副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老牌特区深圳还高一级，是正省级。它有五大功能岛群：普陀国际旅游岛群、六横临港产业岛群、金塘港航物流岛群、嵎泗渔业和旅游岛群、重点海洋生态

岛群。它将建设跨海大桥从六横过梅山登陆宁波沿海,形成杭州湾东方大通道,将舟山、宁波、嘉兴、上海连成一线。而这个“宁波沿海”,恰恰就在宁波北仑新区。北仑这艘巨轮更将借此良机劈波斩浪,驶向远洋了。我的文笔粗拙,文字之舟连文学的“近海”还没驶到,已经帆落力竭了;即便如此,思想还是飞向万里波涛。

这本小册子分为三辑,内容大致涉及:今日港城、今日港城之我、港城的前身;各辑分别题为:从近海到远洋——港城的光阴故事;从中年到老年——一个港城居民的光阴故事;从历史到人心——港城前身的光阴故事。散文不是以情节见胜的文体,不像小说。说是“光阴故事”,其实不过是一点琐碎生活和编入的那几篇小小说。改革开放以来写的教育随笔、文史掌故、书评等一概免去了。我相信台湾女作家简媜在散文《水证据 给河流》中提到文学时的一句话:“文学也只是在时间流域里偶然闪现的灵魂鬼火,见者见,不见者不见,各自随喜而已。朽,才是存在的最高律则,你认这条法律。”名作家尚且如此看,更勿论我辈业余文学爱好者了。我无力雕龙,暂且雕虫。请读到这本小册子的朋友多多批评。谢谢北仑区帮助此书出版的有关单位,谢谢文联、作协的各位领导和编辑同志!

【附注】泥鳅: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辞源》第三分册1760页,有详尽解释。注释是:“浙江滨海地区用在泥滩上滑行之器。”又说唐张守节《正义》书中写道:“橈形如船而短小,两头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撻进。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温州海边有之也。”是唐代已有之。

目 录

总序/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袁侠

自序……金锡逊

从近海到远洋——港城的光阴故事

从近海到远洋……002

窗口……006

明珠照耀长三角……008

飞驰的宁波……013

穿山半岛赋……016

家乡行……019

璀璨的明珠……022

周大风返乡记……025

南粤回音……028

老街……030

红绿灯下……033

天使的声音……035

水改记事……037

山居……040

鲍家洋村赞·····	042
教工寝室·····	043
书香是汉字之香·····	048
友根和外地来的女人·····	051
明天是除夕·····	055
师徒俩·····	057
钥匙·····	060
追求·····	062

从中年到老年——一个港城居民的光阴故事

从中年到老年·····	066
小城曙色·····	068
童年的消夏·····	073
一九五三年的书包·····	076
我也戴过红领巾·····	079
立夏蛋,一枚文化符号·····	082
回瞰冰雪河场·····	084
忆雪·····	087
除夕之歌·····	089
我的几位上级·····	093
高塘的奇卉异木·····	096
售书记·····	099
送磁带·····	102
岳父的火柜头·····	104

雷峰塔·····	106
城市之肺——西溪旅思·····	109
游千岛湖·····	112
科学与人文·····	115
生命与文艺·····	119
金句两组·····	121
生活的态度·····	122

从历史到人心——港城前身的光阴故事

从历史到人心·····	126
风帆翩翩驰大洋·····	129
明代的海滨烽火——记抗倭名将戚继光·····	131
民族英雄张煌言·····	138
金鸡山怀古·····	140
直挂云帆济沧海·····	143
旧时沪上北仑籍实业家·····	148
宁波帮与“洋泾浜英语”·····	153
鲁彦与巴金·····	155
红旗飘扬在大榭岛·····	158
巾幗红枫·····	162
最危险的时候·····	165
教育家李价民·····	168
著作权之谦让·····	172
漫说风筝·····	175

祭扫及爱情……178

北仑杨梅……180

漫谈贺年片……182

从近海到远洋——
港城的光阴故事

从近海到远洋

近海之人,多有码头情结。

“到轮船码头乘公交车去”这句话,几乎和“到公交车站乘轮船去”一样可笑。水陆运输搅在一起,不知情者听了一定会瞠目结舌。但从儿时一直到几十年后,轮船码头一直是我向往的圣地。

远游归来,从宁波南站一下火车,我就远远转到江北岸的轮船码头,去乘开往北仑的公交车。不但一车可以直达北仑,而且满足了我心中隐藏着的“轮船码头情结”。多年来,从北仑到宁波灵桥畔开会,也喜欢乘公交车先到轮船码头,然后踱过新江桥,一路逛过来。我就是喜欢“轮船码头”这个地名。

小时候,在镇海城关,每逢假日总爱到南门外的甬江边玩。站在江堤上,正在俯看一群红钳蟹挥舞着一大一小的双螯在泥涂上横行,忽然听到有同学喊:“大轮船来了!”我们就一起跑到甬江大堤的顶上去。只见一艘大轮船从我的右首、从西边驶来,近了,近了,尖尖的船首,长长的船身,灰白色的船体,船舷上露出了两层楼房,船桅高耸,大烟囱拖着长烟。船舷边伏满了人,在我们羡慕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居高临下地欣赏我们,惹得我们眼红。那船趾高气扬地驰过去了,只能看见圆鼓鼓的船尾和高高的桅杆了。螺旋桨旋起的波浪却一波一波地向江岸冲过来,撞在我们脚下的堤石上,又冲天卷起,几滴水珠还淋在我们身上。江边系着缆绳的小木船都在摇晃着,抛起来,跌下去。滚滚浪潮耸涌如山,轰

然有声,看得少年惊呆。

后来墙门里的长辈告诉我:“这是滚头浪,又叫三浪头。”我听了痴痴地想着:哪一天自己也能成为船上的乘客呢?“我一定要乘大轮船!”我暗暗发誓。常常有上海客人来,就是乘这样的大轮船的。后来读到萧军、萧红从青岛如何辛苦地乘海轮到上海,心里想,有什么辛苦呢,那是一种享受啊!

20世纪70年代末,倒是托看病的福,终于到宁波轮船码头乘上了去上海的大轮船。就在那个年代真是一种奢侈。约莫下午4时以后,轮船由小船拖离宁波江北岸码头,拖到江中心航道上,昂昂地拉响汽笛,缓缓地向镇海口驶去。旅客们都不肯下舱,妻也和我一起在左舷上观风景。左舷多城镇。白沙、湾头、清水浦依次而过,农舍、田野、树丛横陈如画。连镇海城西的张鉴碶也像小小的一横在左舷边掠过,碶后边的河水晶晶发亮,像一条银蛇在碶门后探头探脑。轮船驶过镇海小城,看到那熟悉的渡口和街道,一片片矮矮的瓦房,江边桅杆密集的木船,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看轮船的地方吗?心中不禁一阵莫名的喜悦。轮船弯弯曲曲地驶过招宝山下,夕阳已经斜到船尾宁波方向,天际一片金黄,如柔软的锦缎。驶过虎蹲山,从金塘岛边弯了过去,波浪有节奏地拍击着船舷,远望真正的大海灰蒙蒙的,原来还在前面。这是我唯一一次乘大海轮,今日想来,在贫困的当年,这也算是旅游了。

上溯20世纪40年代宁波的江夏码头,虽然帆樯林立,但江北岸的轮船码头,设施陈旧落后。大人们说:1949年解放时,国民党军队用江静轮把镇海的码头都拖跑了,原来从镇海也可以上船的。我将信将疑,可想想小时候常常到招宝山下的“洋关”去玩,那“洋关”是一幢漂亮的西式小楼,是洋人设在我们土地上收我们税收的海关,既有海关,轮船当是可能停靠的。

20世纪50年代往返于沪甬的民主3号轮,直至60年代被民主18号代替。80年代的宁波港区还有客运码头。后来有了甬兴高速客轮。直